

六百里湖海山嶽齊動盪

又來一次更強的地震，大地顛簸如狂浪中的一葉孤舟，人們東倒西歪無處攀扶，只能聽天由命。

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二日，花蓮地震之後，由於震動過烈，電訊、陸路交通斷絕，花蓮成了一座孤島，外界對於花蓮的受災情形只能知道一鱗半爪。直到兩天後的二十四日，赴東部打獵的前西康行轅主任賀國光將軍「身經百震」歷劫歸來，及數天後由受傷的記者報導中，才知道花蓮這次地震空前嚴重，緊張、恐怖的情節「比抗戰時重慶躲空襲警報還緊張」。

賀國光將軍在抗戰及國共戰爭中歷經戰仗無數，但依照他當時的說法，這

次花蓮地震，是他一生所遇最驚險的一次，也是目睹受災最嚴重的一次。由於巨震不但震度強而且持續，當地相繼出現許多恐怖的謠言：花蓮還會有更大的毀滅性地震，會陸沈，陷落海底，還會有大海嘯，因此市民都驚慌失措地往高處逃命；米崙（今美崙）地區及花岡山附近滿山遍野都擠滿了避難的人群。

他在接受當時全民日報、民族報、經濟日報聯合版（今聯合報）的訪問時，做了詳盡的描述；該報記者陳維山也因住處坍塌而頭部受傷，直到次日晚間，才在斷斷續續的餘震中，拿著紙筆在暫時棲身的草地布棚內，心有餘悸地寫稿報導當天花蓮市民驚魂動魄的遭遇，於二十六日刊登。

賀國光是於十月十九日與楊森將軍一起搭機飛往東部打獵。地震時，他正準備由花蓮回台北。當天凌晨五點多，花蓮發生第一次強震，民衆在睡夢中被砲彈般的轟隆巨響驚醒，市內房屋許多已被震塌；在一片傷痛慘叫聲中，呼兒喚女、扶老攜幼，紛紛從室內跑到室外躲避。由於發震時大部分人都好夢正

酣，因此死傷相當慘重。

自第一次震動發生以後，相繼有數十次大、小地震接連發生；於是，大家繼續逃難，由屋內逃到戶外、街頭，再從街頭跑到廣場、郊區，大家都不敢回家。從初震開始，許多人家根本還沒做早飯，即使做了也來不及吃就匆匆奪門而逃；但市內商店關門、餐飲店閉市，大家都急著避難沒人做生意，因此，人飢腸轆轆，卻只能餓著肚子不敢回家。

此時，還會發生更大災情的地震的傳聞開始散播，有人說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會發生，有的說會發生在下午三到五點，使得市民更加惶恐萬狀，紛紛跑向地勢較高的花岡山體育館避難。

接近中午，約上午十一時五十分左右，真的又發生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超強地震，震動時間約達四分鐘之久，大地顛簸如狂浪中的一葉孤舟，房屋左右搖

擺達三十度，人們東倒西歪無處攀扶，只能聽天由命。花蓮南濱助人街的房屋建築，和市區商業鬧區的中華路一帶，頓成瓦礫一片，呼兒喚女、喊救之聲，不忍聽聞。花蓮縣政府與縣議會的建築都在這次的強震中倒塌，縣政府門口的馬路上並裂了一道大縫，擺在桌上的碗都震到地上摔得粉碎。街道上的電線桿與電線也東倒西歪，電力受損，全市的電燈都熄滅，氣象所儀器震壞，無法偵測震動程度，花蓮對外的通訊及交通也完全中斷，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。

這一次大震之後，餘震仍然不斷。此時，忽然又流行起另一種謠言，說花蓮就要陸沈陷落海底，而且會有大海嘯發生。原本就六神無主的民眾，經過中午那次的大震盪之後，早已疲憊不堪，這時再聽到這些謠言更加無所適從，傳言沸沸揚揚到了頂點，即使再沈著穩定的人也都恐慌起來。於是，花蓮成了惶恐不安的恐怖世界，人們繼續往更高處奔逃，一部分逃往花崗山，大部分則往美崙山及美崙方向奔逃。

據說，花蓮當地自日治時代就流行一種說法：日本人認為花蓮地區地勢較低，而且地層較薄，倘若遇上大地震時有可能會塌陷陸沈，因此計畫在美崙另建新市鎮以取代舊市區。當時日本人的這項計畫，在花蓮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花蓮市民在面臨大地震的當下，驚恐無助之餘，自然聯想到日據時期的計畫，更相信地勢較高的美崙地區就是花蓮市的避難勝地。於是，還不到暮色蒼茫的黃昏時刻，民衆早已攜家帶眷、扶老攜幼，抱著簡單的衣被與家當，爭先恐後地往美崙地區逃命去了。

然而，天公不作美，下午四時許，花蓮突然下起傾盆大雨，花崗山體育場齊聚數千難民，露天席地任由雨淋。逃難的民衆雖然一整天沒吃東西，但都驚恐得忘了飢餓，好不容易才尋到棲身的避難之所，稍稍安定下來，現在又要忍受整夜的淒風苦雨，飢寒交迫，更加苦不堪言。賀國光將軍也跟著大家在美崙

的山坡上避難，飽經一夜風雨淋漓之苦，到了二十四日下午，才搭機返回台北。

根據事後的災情調查，清晨的那次大地震，由於民衆仍在睡夢中走避不及，因此人口傷亡以那次最慘重；中午那次震度雖大，但因大家都在市郊避難，因此建築物雖以那次倒塌最嚴重，但傷亡情形較少。在這一系列地震中，花蓮損毀者多數是較大的土木建築，許多簡陋的木造房屋反而安然無恙，得以倖免於難。